

“冠山丰碑费思量”系列之二

谁向山中读九丘

□老研轮

冠山书院,曾经是元代左丞吕思诚读书的地方。吕思诚是平定人,这些大家都知道。可吕思诚死后被迫封为齐国公,这一点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一个三晋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元代左丞,不是韩国公,不是赵国公,也不是魏国公,而偏偏是齐国公,为什么?我们一时难以索解,而陈凤梧清楚。因为《元史》,就是那么记载的。

冠山,在州西南八里。说明那时候要上冠山,得从西南方后山这边攀登。在陈凤梧眼里,冠山书院历史悠久,剥落破损,遗址尚存。但是石洞如故,可考可见。这是些什么石洞?是用石头凿成的窑洞,还是天然巨石上开凿出来的洞穴?陈凤梧语焉不详。而这两种石洞,冠山上皆有。如果是石窑洞,那书院就还在,不应该是遗址尚存。那就只有冠山上特有的石室洞穴,才是可考的古物。那些石洞究竟是干什么用的?陈凤梧是不是也蹲在那些石洞前沉思过、欣赏过、不解过,反正冠山石室是一个至今仍令人困惑难解的存在。

正是阳春三月,一年风景中最美的时节,陈凤梧来到冠山,来到冠山书院。一山的新绿把冠山装扮得更加生机勃勃。春草遍野,流水潺潺,鸟语花香,松涛依旧。那是真正的世外桃源,读书境地。陈凤梧是在“考较诸生”的闲眠时间,抽空来冠山拜访的。

他在诗中说:“精舍章荒遗古洞,残碑诗在记前修。”陈凤梧在冠山看到的历史真相肯定要比我们深刻完整。冠山精舍是冠山宋朝及以前的读书姿态,那些沉默不语的石头,那些深邃黝黑的洞穴,再空洞、再卑陋,也凝结着

甲骨血肉,处处惊涛拍岸。那些牙牙学语的篇章,那些振聋发聩的经典,再泛黄、再脆裂,也散发着沁人馨香,久久不能飘散。

他又吟诵道:“春云晴冠碧山头,谁向山中读九丘。”为什么大家一到冠山,都免不了生出几分玄思呢?其实就是莫名其妙,不知所云。本来缥缈洁白的春云,飘到了郁郁葱葱冠山山冠上煞是好看,让人遐想,让人向往。这谁都能读懂。可“谁向山中读九丘”,人们往往就一头雾水,什么意思?主要是这“九丘”指什么?

孔颖达在《尚书序》中有这么一段话:“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,始画八卦、造书契,以代结绳之政,由是文籍生焉。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,谓之《三坟》,言大道也。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虞之书,谓之《五典》,言常道也。至于夏商周之书,虽设教不伦,雅诰奥义,其归一揆,是故历代宝之,以为大训。八卦之说,谓之《八索》,求其义也。九州之志,谓之《九丘》。丘,聚也,言九州所有,土地所生,风气所宜,皆聚此书也。《春秋左氏传》曰:‘楚左史倚相,能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’,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。”

这就是对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很好的一个解释。实则,这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早已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。即使是在春秋时期,也只有周柱下史老聃、楚左史倚相这样的专门史官才有机会目睹和看懂,连孔子这样的文化大师亦无缘得见,更遑论战国诸子了。这无疑给《九丘》之类的远古典籍蒙上了一层非常迷离的神秘

色彩,成为中国文化最原始、最深奥、最不可思议的一部分。

如果把诗中的“古洞”“九丘”“章荒”“精舍”与“冠山”联系在一起,并且把它们变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,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无穷无尽的联想。

一句“高爽绝尘”,写出来冠山的高绝境界;一句“可藏可修”,点清了冠山的可人胸襟;一句“景仰先哲”,说明了冠山的厚重情怀。一句“感慨良久”,一句“继续无已”,把天下读书人对冠山的泰斗地位、摇篮深情和鸿鹄志向展现得淋漓尽致,唏嘘不已。

陈凤梧在冠山树立诗碑,既是对登临冠山美好时光的隆重纪念,也是对后来学子的拳拳砥砺与殷殷期望。

陈凤梧还写过一首诗:
万松承露郁森森,精舍门开傍绿荫。
名宦勋华高北斗,乡贤声价重南金。
两祠俎豆方崇德,一郡人文此盍簪。
珍重山川清淑地,诸生他日望为霖。

也许这就是陈凤梧写给汉阳郡学子们的砥砺诗章。但是,你看那郁森森的万松丛林,声涛与冠山松涛何其相似乃尔?你看那绿树掩映中大门洞开的精舍,与冠山书院何其相似乃尔?你看那崇德之所人文胜地,与冠山崇古洞德星堂何其相似乃尔?

一个正德六年(1511)的湖广右参政,抑或是湖广按察司提学金事,以崇正学、迪正道为己任,为天下学子定学规,考校诸生,拨冗抽暇,来到冠山书院,发思古之幽情,抒激荡之壮志。诗在冠山,碑在冠山,书院也在冠山。

陈凤梧站在冠山书院,便如一座历史的丰碑。

人生几多端午情

□问 津

小时候,我并不在意啥时候是端午节,只是听大人们说要到过节了,只知道那天中午的饭菜与平日不同。

婚前,端午节在我眼里也很平常。父母都是农民,农历五月正是农忙时节,端午节那天,他们多半还在田里干活。母亲有时候能歇上半天,包几个粽子、蒸一块凉糕,给生活添点滋味。中午回到家,我们顾不上吃粽子,先盛半碗凉糕,撒上白糖。那凉糕又凉又甜,很好吃。那时的粽子和凉糕从来都剩不下,一顿饭就吃得精光。对母亲来说,这半天并不轻松。她一直在厨房里忙,灶上的热气久久不散,而五月的天气,已经热得让人难受了。

婚后,每逢过节我便有了固定的去处,端午节也不例外。

岳父岳母非常好客,每逢节日,都是他们张罗大家团聚。他们觉得,大家平时各忙各的,只有赶上节日才有空闲,不如一起聚聚。老人一片好意,我们哪能推辞?我们连襟五个,加上各自一家,十几口人,一到过节便浩浩荡荡地来到岳家。那些年,日子一天天好起来,我们的交通工具也在变:先是骑自行车、摩托车,再后来开上了小汽车,一辆接一辆地停在岳家家门口,那份热闹,连四邻都羡慕不已。

岳父岳母十分大度,从不嫌人多麻烦,就怕我们不来,怕招待不周。老两口为此要张罗好几天。端午节那天,如果岳家那半亩农田里还有点活没干完,我们就早点过去,一起动手

干完,顶多一两个钟头。等我们从地里回来,饭菜已经备好了,一番盛情,全都摆在桌上。

先说主食。粽子是少不了的,盛在大盆里,堆得像座小山,绿莹莹的,冒着热气。其次便是茴香馅的饺子和包子。那几天正是茴香最嫩的时候,岳母调出的馅料香气扑鼻,本来不饿的肚子也咕咕叫起来。她还贴心地煮了绿豆汤给大家解暑。我们吃得饱饱的,之后再睡个午觉,醒来时,桌上又摆上了切好的西瓜和新沏的茶水。

那些年,岳父岳母身体硬朗,每逢端午节都要忙上好几天。离过节还有两天,他们就买回江米、红枣、白糖、苇叶和粗白线。头一天,老两口开始包粽子,包上一大盆,再连蒸好几笼。到了第二天中午,得先把头天蒸好的粽子热一批端上桌,不然灶台一锅接一锅地蒸,根本忙不过来。自家包的粽子,个头大,米也足,红枣又大又甜,大家吃不完,老两口还硬要我们带回去。除了粽子,岳父岳母还要另做一道凉糕。凉糕的主料也是江米,做起来比粽子还费事儿。等凉糕做好了,他们把它切成长菱形块,码在盘里,撒上白糖。这道凉糕,既可以当主食,也可以算一道甜点。一粽一糕,一绿一白,一热一凉,摆在桌上,看着就让人欢喜。

过个端午节,岳父岳母要花多少心思,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可他们从不觉得辛苦,反而乐在其中。在老两口看来,过节就该这么热热闹闹。见我们吃得

狼吞虎咽,他们高兴得不拢嘴。岳父端起小酒美美地呷一口;岳母则一会儿去添盘凉菜,一会儿去照料那些吃饱了跑下桌的小孩。

端午节,那一幕幕浓墨重彩的场景,深深嵌在岁月的记忆里。

然而岁月无情。短短几年间,岳父、母亲、岳母相继去世。没有了父母,原来的大家庭就散了。孩子们也已长大成人,各自成家,有了下一代。再逢端午节,大家或各过各的,或小范围聚一聚,再也没有从前那种举杯尽欢的热闹场面了。

我这个人比较懒散。每逢端午节,有兴致就买几个粽子应景,没兴致就平时怎么吃这天还怎么吃。想想真是愧对这个节日。大家偶尔坐在一起聊天,总会回忆起在岳家过节的情形:一大盆碧绿滚烫的粽子,一大盘洁白如玉的凉糕,香气浓郁的茴香馅饺子、包子,还有一起举杯敬给岳父岳母的美酒。岳父岳母图什么呢?不就是图一家人和和美美,欢聚一堂吗?

如今,小孙女已经一岁多了,我们和儿子儿媳一起过节,小家庭渐渐热闹起来。生活虽然好了,粽子凉糕也许不那么稀罕了,但端午节蕴含的那份亲情不能丢。端午节不只是吃粽子、插艾草,更是一份对家人的牵挂、对团圆的守望。一代人做给一代人看,一代人讲给一代人听,这节日便活在了日子里。今年,我们要早早准备,把节过得像模像样。

汨罗江

(外一首)

□泓 泉

汨罗江有时浑,有时清
有时驮着屈子的叹息流向人间
有时驮着我走

汨罗江以惊叹号的形式
让溅起的浪花打湿我的睫毛
我小心翼翼捧起水中的星辰

涨潮的段落
被龙舟划开,无声的疼痛
需要鼓声的共情
浪花托起那个名字

说起那一江楚水
这么多年过去了
我所钟爱的
依然是那一纸《天问》

一条江的拐弯处

这是汨罗江的一个拐弯处
上游的粽叶,在此打了个结
不知道要走多远它才会解开
会漂到哪一处渡口

当我立在渡口
江水默默流淌
几丛香草长高
我学着它们低伏、扎根
甚至把自己摊开,晒成一片艾叶

我闻到整个五月的气息
拐弯处,它像《离骚》的韵脚
江水开始浑浊
然后澄清,然后
将一个名字埋在拐弯的内侧



插 花

□乔 巧

瓶身旋转了好久
直到有水溢出
打湿刚攀上枝头的红晕
一朵花
就这样在瓶口失了重心

去,或者留
只愿雨记住

黄昏顺着剪刀处
漫过了
整个屋子的寂静
是你藏起的疼
像一滴墨慢慢洇开
洇成你指缝间
那一株不肯低头的海棠

去,或者留
只愿雨记住